

■别开书面

地图就是大地的印象

——读《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文·张向荣

地图,这个名词在我的知识体系里一直以来都很稳定。我几乎从未考虑过这个词的概念、外延以及意义有什么问题。最多,让我给地图下一个诗意的定义,我会说,地图就是大地的印象。我们把丰富的信息抽象成符号,把符号标注在二维的平面上,从而获得行走的自由、判断的方向和过去的记忆。

所以,我以为一幅地图的目的,就是极尽所能的准确、精确和明确。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本书的内容,足以颠覆了我对地图的这一定义,并从我的知识体系里抽出了这块曾经坚固的石材。

地图的本质,并不是客观世界的摹写,而是某一个文明,在某一个时代,借助某一个制图者之手进行的世界观的呈现,地图是制度、地图是国际或国内社会全部秩序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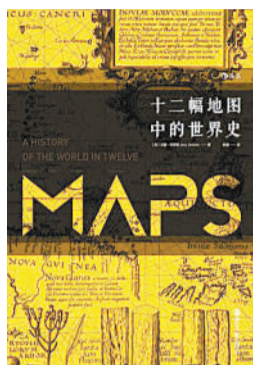
我们一般都会拿“科学性”“准确性”的标准来想象和评价一幅地图,但在当代,即使是普罗大众也能凭借“维度”的简单知识,知晓地图永远不可能达到足够的准确。因为,人类能认知的世界是三维的,在物理学那里甚至还存在更高维度,而地图往往是二维的。从三维到二维,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足够的“准确性”,也就无法达到足够的“科学性”。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本书,共选取了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的“十二类”地图。每一类地图,都反映出一个不同的角度。这几乎穷尽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法律、政治、科学、军事、资本主义等等。

譬如科学。这也是关于地图最为持久的力量。本书第一章《科学》重点描述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片段与思想,“托勒密撒下一张用抽象的几何学和天文学永恒地理以及对经纬度的测量定义的网,罩住了整个世界。”不管今天如何评价托勒密的得失,他关于经纬度、圆锥投影等的知识,确实和当代地理学一脉相承。

譬如宗教。本书主要以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考量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宗教观。这个地图大约绘制于1300年,绘制在一张巨大的兽皮上。这是早些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科学通俗著作,探讨了人类走出非洲前后的事情。

马克·斯托金是马克普朗克进化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校字条里写着:头虱离开人体24小时内就会冻死。斯托金于是盯上了人类不离不弃的好朋友头虱,查了几个小时的资料发现,



作者:(英)杰里·布罗顿
译者:林盛
出版社:后浪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十三世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形象”。关于这幅地图,学者已经写下了多部著作,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则抓住一点足够:这是一幅反映《圣经》文本的宗教地图,它包括位于中央的《圣经》地名,当然包括了巴别塔、索多玛,包括了四围撒旦的军队和距离耶路撒冷很遥远的奇怪种族,地图最顶端是末日审判的图像。总之,这幅“地图”反映的是当时普通人的观念,它是宗教的,但是现实的。

譬如大航海时代。本书从“地理大发现”“全球贸易的兴起”和“宽容”多个主题予以回应,所展示的多幅地图,已经透露出大航海时代的时代精神,包括冒险主义、物质主义和隐晦的对全球主义的渴望。

譬如政治。本书重点从两个角度来论述地图和政治的关系。其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当地图旨在呈现一个“国家”的版图、疆界、首都和统辖范围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逐渐

形成,领土不定的封建列国向“寸土不让”的民族国家转变了,效忠于贵族的农民向忠诚于法律的公民转变了。事实上,清末以来“中国地图”的转变也是遵循此一逻辑。在今天中国的网络上,爱国者们常常拿着地图来对比领土的得与失。

在欧美的殖民时代,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地理学研究根据地图建立了“地缘政治”的概念,这个英国人的观念一下子融入到19—20世纪的国际政治和殖民主义狂潮中,也间接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纳粹党的蠢蠢欲动到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都能找到“地缘政治”这一地图衍生出的政治思想,而地理学从此和政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甚至直到今天,在知乎、天涯、超大大本营、FT、乌有之乡等各类国内姿态各异的论坛里,到处能看到最普通的中国人都能从左或右的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中美冲突、第一岛链等等“地缘政治”,可见淫浸之深。

总之,本书通过十二类地图的十二个角度,充分表达了地图作为世界观的摹仿物的属性。当然,在诸多属性中,我个人认为,在当代,地图的政治属性是地图最为重要的属性。

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里,对古代中国地图的探讨只是十二类角度之一,即“帝国”视角,或者说是东亚的“天下”视角。作者重点探讨了在古代中国地图,特别是14—15世纪朝鲜官员权近绘制的《疆理图》的副本,因为这是东亚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而且最早同时呈现出中国、朝鲜和日本乃至部分欧洲的地区。本书主要研究了这幅地图所表现出的东亚政治秩序,也就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朝鲜、日本为附庸的朝贡体系。

因此,倘若作一结论,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地图既是史学的,也是经学的,最次才是科学的,也不必要和科学挂钩或片面强调其科学性,承认其实用性既切近古代地图应用的实际,也并不损害中国古地图的历史地位。

■见好就收

《哈佛极简中国史》

汉学巨擘写给普通读者的中国史入门读物,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东亚史大家阿尔伯特·克雷格毕生研究淬炼而成的经典力作。以全球史的视野、大历史的格局,突破传统中国史学叙事,280页图文并茂,重新认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兴衰荣辱。《哈佛中国史》经典导读,“极简阅读”畅销读物。

《哈佛极简中国史》是东亚史巨擘阿尔伯特·克雷格的经典之作,也是欧美广受欢迎的中国史入门读物。相比其他世界古文明,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不被湮没,是其独有的命运,原因何在?克雷格将在本书中回答这一中国历史的终极之问。他同时提醒我们,唯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演变,我们才能理解现代中国。

《哈佛极简中国史》勇于打破传统中国史学叙事方式,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



作者:(美)阿尔伯特·克雷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
译者:李阳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学习之道》



作者:(美)芭芭拉·奥克利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译者:教育无边界字幕组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读完一本书,却不记得讲什么?美剧看了一箩筐,英语还是没长进?公众号、指导书、牛人帖,一个都没落,却还是没有形成自己的学习体系?这些都是典型的低质量学习症状。不了解学习的原理,就是在消耗天赋。

本书从脑科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出发,跨学科解读学习的原理,提供最全面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模式:大脑如何处理图形、文字、数字等信息,不同类型的学习匹配哪种信息通路学艺术、语言学、音乐、学数学?各种事物的学习原理有何差异?对于你而言,为什么A方法比B方法效果更好。如果你翻开这本书,我相信你对学习是认真的。本书一出版即居美国亚马逊学习类图书榜首,是一本学习神书,看过的人秒变“学霸体质”,开启外挂模式。

《合适》

长久以来,用何种方式将东西交到最合适的人手中,一直是经济学家致力解决的问题。在一般商品市场中,价格决定商品的分配:你出得起价钱,就能获取心头好。可是出于道德或公平的考量,有些市场没有或者无法标出价格。此时,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设计出合理的“游戏规则”,引导参与者真实地表达意愿,有效地分配资源。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指向了创造性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的“市场设计”领域。该理论极具实用价值,挽救了众多肾衰竭患者的生命,改善了城市管理者颇为头疼的升学择校制度,甚至为美国政府带来了高达780亿美元的牌照拍卖收益……

作者为日本经济学界新晋翘楚,轻松翻出现实问题的骨架,将之精简为可供剖析的案例,依次揭示出单边匹配、双边匹配和拍卖问题的内在逻辑。沉浸书中,你会惊艳于看上去如此“简单”的方法竟然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同时也一定会为经济学家思维的层次感与创造力所折服。



作者:(日)坂井丰贵
出版社:后浪·江西人民出版社
译者:蔡晓智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字里行间

这本书会让达尔文趴在床上看到笑

文·本报记者 高博



作者:(美)尼古拉斯·韦德
译者:陈华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3月

“1999年秋天,马克·斯托金的儿子从德国莱比锡的学校带回家一张便条,学校警告说一个同学得了头虱。”《黎明之前》第一个故事由此开始。这是早些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科学通俗著作,探讨了人类走出非洲前后的事情。

马克·斯托金是马克普朗克进化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校字条里写着:头虱离开人体24小时内就会冻死。斯托金于是盯上了人类不离不弃的好朋友头虱,查了几个小时的资料发现,

跟寄生在头发里的头虱相比,体虱演化出了便于抓住衣料的爪子。他比两种虱子的DNA,发现头虱和体虱是大约7.2万年前分化的——这暗示人类何时穿上了衣服。

《黎明之前》不可能提到的是,前两年在南非发掘出了迄今最早的精纺纺织品的痕迹,可能是一张席子,正是7万年前的东西,与虱子提供的证据似乎可以遥相呼应。而《黎明之前》的作者也确实认为,衣服和能缝纫的智力,很快就帮助非洲人跨过了亚丁湾,迁徙全世界。在这本十年前的书中,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不少洞见。

尼古拉斯·韦德,资深的科学记者和作家,撰写了《黎明之前》,副题是“再现我们祖先失去的历史”。对那些喜欢追问“爷爷的爷爷打哪儿来”的好奇者,这是本好书。即使十年来DNA检测提供了数十项激动人心的关于早期人类的学术成果,《黎明之前》仍然不算过时。

就像达尔文(《黎明之前》大量引用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中的猜测),韦德关注本质问题: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人与人如此不同?一般的科学著作和学校教材纷纷避而不谈;连想一想这些问题都会让大多数学者目瞪口呆。

DNA测序的逐渐普及是近二十年的事,此前,学者基本上是根据骨头、遗物和观察猿类亲戚推断早期人类,他们大概知道直立人三百万年前脱离森林,后来学会了用火、说话、狩猎等等,一万年发展出农业。但人类这几百万年如何变迁,怎样聪明起来的,就像神话一样无人深究。

科学家曾经无法分清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关系,让前者处于半兽半神的暧昧位置。而现在DNA测序结果很清楚:现代欧亚人跟尼安德特人共享2%左右的基因,大概来源于5万年前的几次跨族联姻;现代非洲人与尼安德特人无关。科学家还在进一步研究尼安德特基因对欧亚人的壮大有何裨益。

一百年前谈人类早期历史是盲人摸象,现在有了DNA研究的梯子,能让盲人攀上象背,慢慢摸个够。我们至少可以确定4万年前西伯利亚男尸跟美洲人和欧洲人都是亲戚,也知道科伊桑人、俾格米人、安达曼岛土著和中国人亲缘远近。我们知道人类肤色从黑变白的好几种方式,也知道消化淀粉、乳糖能力何时改进,甚至能将藏族人的抗低氧基因联系于已消

失的人类远古部落。

我们从基因证据中拼出一张粗略而真实的“聪明人前传”——20万年前不再浑身长短毛,换成一小撮顶毛无限生长需要打理示众;7万年前穿着衣服闯天下,此前已有复杂语言和超越家庭的大集体;5万年前开始在日光稀薄的北方慢慢变白,并发展出了适应寒冷的更发热的线粒体;3万年前开始驯化狗;1万5千年前遭遇最后一次冰河期考验;接下来就是文明。以上一步一步,《黎明之前》都以切实的基因证据和“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来探讨。

书的较靠后部分,韦德提到,献身于描绘单一世界始祖语言的学者格林伯格,是如何被语言学家鄙视和围攻的。韦德认为,综合型学者用材料探讨更一般的问题时,会被专门学者敌视。描绘人类早期历史注定是一门综合学科,估计也会被来自各领域的专家白眼相待。在知识花园一角自得其乐的人看来,追求大而全的解释,是用错漏百出的猜测践踏一门学科应有的精准。但寻求“全本通俗演义”毕竟是最棒的人类智力娱乐;即使最渊博的专家如格林伯格无非是黑暗中摸索,总归聊胜于无。



——《苏辛词说》顾随

所以,先生,人生是短促的,我们的钱财留着要做什么用?地毯也可以不买,它并不重要。但如果觉得它漂亮,也可以买,您只会占有地毯一小段人世间的时光,如果您真心喜欢它,这短暂就是永恒,这是诗人的真意,不是吗?

——《旅行与读书》詹宏志

■书摘笔记

人类总能攫取其同类的注意力,这实在有点疯狂。他人的存在使世界变得索然无味,而孤独则是一种胜利,使人重新开始享受万物。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西尔万·泰松

存在这样一些事物,无论你探求还是避免,都会使你烦恼,事实上他们没有来找你,而是你去找他们。因此对那些事,你必须保持冷静,这样他们便不会来搅扰你,你也无需再去苦苦探求或全力避开他们。

——《总理枕边书·沉思录》马可·奥勒留

每一个故事都有它自己的时间。一旦时机过了,最好就永远闭嘴。一切都有自己的时辰,如果时机过去了,它们就变得不合时宜了。

——《如此苍白的心》哈维尔·马利亚斯

图片来源网络